

趣说“貂蝉”

文 / 张玉安

摘要:“貂蝉”是魏晋南北朝笼冠上的一种装饰,貂指貂尾,蝉即金玳附蝉,是在一枚金质的牌饰上镂刻着蝉形的纹饰。六朝时期,笼冠通常是皇帝、诸王身边侍臣及将军、武官的首服。而侍中与常侍是皇帝身边的重臣,地位显要。为了突出他们的职位,其笼冠上往往加貂尾和金玳附蝉。貂蝉,也就逐渐演化为权臣的一种象征。

关键词:貂蝉;貂蝉冠;貂尾;金玳附蝉

一

提及貂蝉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机智勇敢、貌美闭月的三国美女貂蝉。然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罗贯中并没有提及貂蝉的出身,也没有讲貂蝉之名的来历。人们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:美女和貂、蝉会有什么关系呢?在关于三国故事的众多演绎中,元代无名氏所著杂剧《锦云堂暗定连环计》,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在第二折中,司徒王允于后花园发现貂蝉焚香许愿,追问之下,这个女子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身世:“您孩儿不是这里人,是忻州木耳村人氏,任昂之女,小字红昌。因汉灵帝刷选宫女,将您孩儿取入宫中,掌貂蝉冠来。因此唤做貂蝉。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,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,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。后来黄巾贼作乱,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,不知吕布去向。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,如亲女一般看待,真个重生再养之恩,无能图报。”^[1]

关于貂蝉其人,史学家一直持怀疑态度,认为汉末历史上并无此女子,后世小说、戏曲中的貂蝉,基本上属于小说家者言,不必当真。元杂剧中关于貂蝉的身世,我们也只能作如是观。后世小说家所以能想到这出儿美人计,大概和《三国志》的一段记载有关:“卓性刚而褊,忿不思难,尝小失意,拔手戟掷布。布拳捷避之,为卓顾谢,卓意亦解。由是阴怨卓。卓常使布守中阍,布与卓侍婢私通,恐事发觉,心不自安。”^[2]由于董卓刚愎自用,与吕布之间早有了嫌隙,并曾经用手戟投掷吕布;加之吕布暗地里和董卓的侍婢私通,害

怕事情败露,心下不安,也就埋下了刺杀董卓的种子。在小说家眼里,这无疑就是美人计的雏形。但清人梁章巨《浪迹续谈》记黄右原语曰:“唐《开元占经》卷三十三:荧惑犯须女占,注云:‘《汉书通志》:曹操未得志,先诱董卓,进刁蝉以惑其君。’此事异不可考,而刁蝉即为貂蝉,则确有其人矣。”^[3]这条史料作为孤证,指出逸书《汉书通志》曾记载曹操向董卓献刁蝉之事,而刁蝉可能即是貂蝉,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美女貂蝉。

事实上,貂蝉可以是人名,也可以是物名。正如《锦云堂暗定连环计》所言,貂蝉实为汉魏六朝时期宫中侍官所戴笼冠上的装饰,貂是貂尾,蝉是用金属刻画而成的蝉形饰物。说美女貂蝉因在宫中掌管貂蝉冠而得名,应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辞。貂蝉冠通常为侍中、常侍所戴,他们是陪侍皇帝左右的官员,由汉代皇帝身边的亲信宠臣,至魏晋南北朝而发展为宰辅之职,权倾朝野,名位俱重。而貂蝉,也就由笼冠上的装饰,逐渐得以代称位极人臣的官职或官员。貂蝉遂成为六朝士人所渴慕的冠饰,乃至狗尾续貂、滥竽充数。

笼冠晋名繁冠,又称武冠、武弁、大冠、建冠等,是皇帝左右侍臣及诸将军、武官的首服(图1)。皇帝左右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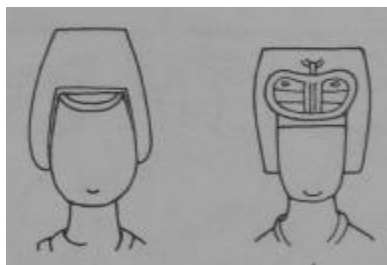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:北魏戴笼冠的陶俑(左);武汉周家大湾241号;隋墓出土戴笼冠的陶俑(右)

作者简介:张玉安,北京大学哲学博士,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



图2:宋代《明臣图》中戴貂蝉冠的官吏
《后汉》应劭《汉官仪》曰:侍中金蝉左貂,金取坚刚不朽,蝉居高食洁,貂内劲悍而外温润。貂蝉不见传记者,因物论义。予览《战国策》,乃知昔赵武灵王胡服也。其后秦始皇破赵,得其冠,以赐侍中。高祖灭秦,亦复如之。^[4]

《晋书·志第十五》云:武冠,一名武弁,一名大冠,一名繁冠,一名建冠,一名笼冠,即古之惠文冠。或曰赵惠文王所造,因以为名。亦云,惠者螽也,其冠文轻细如蝉翼,故名惠文。或云,齐人见千岁涸泽之神,名曰庆忌,冠大冠,乘小车,好疾驰,因象其冠而服焉。汉幸臣阎孺为侍中,皆服大冠。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,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。侍中、常侍则加金珰,附蝉为饰,插以貂毛,黄金为竿,侍中插左,常侍插右。胡广曰:“昔赵武灵王为胡服,以金貂饰首。秦灭赵,以其君冠赐侍臣。”应劭《汉官》云:“说者以为金取刚强,百炼不耗。蝉居高饮清,口在掖下。貂内劲悍而外柔缛。”又以蝉取清高饮露而不食,貂则紫蔚柔润而毛采不彰灼,金则贵其宝莹,于义亦有所取。或以为北土多寒,胡人常以貂皮温额,后世效此,遂以附冠。^[5]

通常的说法是,笼冠来自战国时期的赵国,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、仿效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结果。由于北方地区的冬季天寒地冻,为了御寒,北方人常常将貂皮附在头颈部位以取暖,赵人依此效法,就将貂尾插在冠上作为装饰,遂演变为后来的貂蝉冠。至于此种冠的创制,一者认为是赵武灵王变胡服而成,二者认为是赵惠文王所造,故又称惠文冠,乃赵国国君之冠。在秦灭赵之后,秦王将惠文冠赐给了自己的侍臣,以示赵人成为秦国的臣民。汉高祖灭秦,继承了此

其头上笼冠加金珰附蝉,并插有貂尾,故名貂蝉冠(图2),以示和其它将军、武官的区别,彰显其地位之尊崇。关于它的来历与象征意义,史料记载大体相似:

(后汉)应

冠制,使之成为左右侍臣和诸将军、武官的首服;二者的区别在于侍中、常侍的冠上加貂蝉,诸将军、武官之冠没有貂蝉。《晋书》提供了武冠的另一种来由,认为此种冠式出自齐国,因齐国人曾看见“涸泽之神”庆忌出游时戴着这种大冠,于是仿制而成。此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,亦小说家的附会之言,并不可信,无非是要神化武弁大冠而已。

侍中、常侍头上的笼冠所以要金珰附蝉、插貂尾,据说是因为金坚硬刚强而不朽,百炼而无损耗,意谓身居要职秉持公正而不亏名节;蝉居高饮清,口在掖下,意谓身居高位洁身自好而不妄言国政;貂内劲悍而外温润,意谓身处帝王左右,一定要做到外圆而内方,随机应变、便宜行事。晋人崔豹《古今注》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解释:“貂蝉,胡服也。貂者,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,外柔易而内刚劲也。蝉,取其清虚识变也。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,有武而不示人,清虚自牧,识时而动也。”^[6]这些美好的说辞,无非都是些为官之道,既是士人们的美好期待,也是对当政者的一种美化。值得注意的是,崔豹的解释颇能体现魏晋玄学儒道会通的宗旨,一方面以貂、蝉之性比德人伦之道,另一方面又将老庄哲学的清虚识变、刚柔相济融入其中,可谓道、德皆备矣。只是这种学者式的幻想能否在现实中得以实现,就由不得那些书呆子了。

从貂蝉冠的形制与装饰来看,首先是在笼冠上插貂尾(图3),其次是在金珰附蝉(图4)。《晋书》称,在笼冠上“插以貂毛,黄金为竿,侍中插左,常侍插右。”又《文选·任昉〈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〉》“华貂深不



图3:戴笼冠插貂尾的北朝男子
(河南洛阳北朝宁懋墓出土石刻)



图4:陕西蒲城唐惠庄太子墓壁画,
额上加金珰附蝉



图 5a: 北魏孝昌三年宁氏石室线雕人物中之右侧簪貂尾者



图 5b: 敦煌莫高窟 335 窟唐垂拱二年壁画中左侧簪貂尾者

足之叹”句，唐人李善注云：“赵王伦篡位，时侍中、常侍九十七人，每朝，小人满庭，貂蝉半坐，时人谣曰：‘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’”^[7]可知所谓“貂毛”应该是指貂尾，其用法即在大小适中的貂尾上缚以黄金竿，目的是便于插在笼冠上。貂尾以紫貂的尾巴为上，徐广《车服杂注》称：“貂取紫蔚温润而光彩不彰灼。”^[4]按《晋书》所云，貂尾是侍中插左，常侍插右(图 5a,5b)。《宋书》的记载与此相同：“武冠，昔惠文冠，本赵服也，一名大冠。凡侍臣则加貂蝉。……侍中左貂，常侍右貂。”^[8]由于貂尾是插在笼冠上，而非与冠固定在一起，故貂尾的插卸亦十分方便。貂尾插在冠上，

若戴着它与人亲密交谈，难免会碰触到对方，假如对方是下属尚可，若是顶头上司，貂尾也就成了碍事的东西。萧子显《齐书》云：“侍中世为亲近职，魏晋选用，稍增华重。宋文帝元嘉中，王昙首、殷景仁等并为侍中，情任亲密。景仁与帝接膝共语，貂拂帝，帝手拔貂置案上，语毕，复手插之。”^[4]从宋文帝手拔殷景仁冠上的貂尾，到谈完话再把貂尾插上，可以看出帝王与侍中之间的亲密关系，以及皇帝身边侍臣的不同一般，这也就怪不得会有那么多人觊觎着侍中、常侍的位子。而西晋时期的赵王伦篡位后，为了拉拢人心，竟然一口气封了九十七个侍中、常侍，惹得貂尾一时供不应求，只好拿狗尾巴来充数，留下了“狗尾续貂”的典故。

金珰附蝉，是指笼冠上加有金珰，珰上有蝉。《后汉书》卷四十三：“假貂、珰之饰，处常伯之任。”(常伯即侍中)李



图 6: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中之簪貂尾者，额上加金珰，蝉纹省略



图 7: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金珰附蝉，蝉的两只眼睛以料珠镶嵌而成



图 8: 南京仙鹤观东晋名臣高悝墓出土金珰附蝉，蝉形鲜明突出

焯新店台 60M1 号前凉墓出土 1 件^[2]，南京仙鹤观东晋名臣高悝墓出土 1 件^[3](图 8)，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 1 件^[4]，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 12 号墓出土 2 件^[5](图 9)，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5 件^[6](图 10)，金珰上均有一镂空而成的金蝉图案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汉魏以来貂蝉虽然并称，但依现有图像资料来看，貂尾和金珰往往并非同时出现在一人头上，有的有貂无珰，有的有珰无貂，或有珰而珰上无蝉。其中的原因，可能是画匠笔误，更可能是貂蝉在现实应用中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损益。隋唐时期，左右散骑常侍尚有貂蝉之饰，而唐以后则不再簪貂尾。

注曰：“珰以金为之，当冠前，附以金蝉也。”^[9]金珰的位置在笼冠的前方，即额头之上(图 6)。《南齐书·志第九》：“史臣曰：……项氏说云‘汉侍中蝉，刻为蝉像，常侍但为珰而不蝉’。”^[10]由是言之，金珰附蝉的含义，应该是在金珰上刻画蝉形图案；当然，也可能在珰上附着一只打造的金蝉。但从出土实物和壁画资料来看，主要是金珰上刻画蝉形，尚未发现珰上附着金蝉者。已发现的金珰实物有：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 1 件^[11](图 7)，敦



图 9: 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 12 号墓出土两件金珰中的一件



图 10: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5 件金珰中的一件，表面有一层绿铜锈，蝉纹清晰可辨

二

虽说貂蝉主要是皇帝身边侍中、散骑常侍的冠饰,但从史料来看,地方诸王的侍从也是可以着貂附蝉的。

《汉书》曰:燕王旦郎中侍从,着貂羽、黄金附蝉。^[4]

《南史》卷二十二:时朝仪草创,衣服制则,未有定准,(王)俭议曰:“汉景六年,梁王入朝,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。左思《魏都赋》云:‘蔼蔼列侍,金貂齐光。’此藩国侍臣有貂明文。”^[17]

《南史》曰:(王规)为晋安王长史。王立为太子,仍为散骑常侍、太子中庶子,侍东宫。太子赐以所服貂蝉,并降令书,悦是举也。^[17]

貂羽即貂尾。从以上所列举的情形看,西汉时期燕王刘旦的左右侍官(郎中侍从)是着貂蝉冠的;汉景帝六年,梁王入朝觐见皇帝时,其左右侍官(中郎谒者)也是服貂蝉的。西晋左思的《魏都赋》,描述的是曹操为魏王时其国都邺城的风土人情,其中说“蔼蔼列侍,金貂齐光”,南朝齐人王俭据此认为,汉晋以来,藩国诸王的侍臣也是金貂附蝉并插貂尾为饰的。从王俭论证貂蝉的使用可以看出,其一,南朝人对貂蝉的使用已经不甚明了;其二,这一点也说明,南朝时期的皇帝已经对貂蝉的使用产生了戒心,试图通过削减诸王侍官的服饰,以降低藩国诸王的地位,消除其对自身的威胁。北周宣帝宇文赟,甚至因为自己喜欢貂蝉而限制侍臣们着貂附蝉,《北史·周本纪下》:“(宣帝)既自比上帝,不欲令人同己。常自带绶及冠通天冠,加金附蝉,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,及王公有绶者,并令去之。”^[18]此种行为虽属于个人爱好,但也反映了南北朝时期,貂蝉在现实应用中的混乱。

南朝梁人王规曾做晋安王的长史,其后晋安王立为太子,王规为散骑常侍、太子中庶子,在东宫做太子的侍官。为了表示对王规的嘉奖,晋安王还把自己戴过的貂蝉冠赐给他。可见太子的身边侍臣,也以貂蝉为饰。南北朝时期,貂蝉的使用应该没有严格的规矩可言,这也是乱世服章的基本特征,一切都处在动荡交冲之中,变化迁移是在所难免的。按说,貂蝉冠主要是皇族侍臣的一种装饰,为的是在礼仪上区分上下等级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,貂蝉冠逐渐由礼仪规范向个人爱好与时尚转变。尤其北朝的一些皇帝,为了点缀宫廷,乃至在宫中设立女侍中,并让他们戴上貂蝉冠,

陪侍皇后左右。

《郢中记》曰:石虎征讨,所得妇女美色万余,选为女侍中,着貂瑯,直皇后。^[4]

《北史》卷十八:神龟元年,诏加女侍中貂蝉,同外侍中之饰。澄上表谏曰:“高祖、世宗皆有女侍中官,未见缀金蝉于象珥,极黻貂于鬓发。江南伪晋穆何后有女尚书而加貂瑯,此乃衰乱之世,妖妄之服。且妇人而服男子之服,至阴而阳,故自穆、哀以降,国统二绝。因是刘裕所以篡逆。礼容举措,风化之本,请依常仪,追还前诏。”帝从之。^[18]

五胡十六国时期,后赵皇帝石虎酷爱美色,他在战争中掳获了上万有姿色的妇女,还把其中的绝色美人选为女侍中,让她们戴上貂蝉冠,名义上是做皇后的左右侍从,实则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。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,也曾下诏让女侍中佩戴貂蝉,只不过在任城王元澄的劝说下而作罢。任城王元澄认为,貂蝉冠乃外侍中(男性侍中、常侍)的装饰物,如果让女侍中服用,则为女人着男服,是阴气侵袭阳气之兆,有伤风化,会造成国家社稷的不安定。同时他还提到东晋穆帝司马聃的皇后何法倪,在宫中设有女尚书,并佩戴貂蝉冠,结果导致东晋王朝先后被桓玄、刘裕所篡夺,最终失去了江山。任城王元澄所引东晋穆何后典故,间接告诉我们,南朝的宫廷女官也曾经以貂蝉作为冠饰,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,并不是传统礼法所能禁锢的^①。

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,貂蝉几乎成了皇帝、诸王身边亲信、重臣的标志,能够戴上貂蝉冠,也成为那些位居人臣者的一个理想。那些坐上了侍中、常侍而戴着貂蝉冠的人,也为众人所艳羡、倾慕,乃至在当时的社会上,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与貂蝉早有因缘的故事,似乎他们的官运都是命中注定的,这使其身世和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《南史》卷五十九:(江淹)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、卫尉卿。初,淹年十三时,孤贫,常采薪以养母,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,将鬻以供养。其母曰:“此故汝之休征也。汝才行若此,岂长贫贱耶?可留待得侍中着之。”至是果如母言。^[17]

《南史》卷六十二:(朱异)除中书郎,时秋日,始拜,有飞蝉正集异武冠上,时咸谓蝉珥之兆。……普通五年,……迁散骑常侍;……大同八年,改加侍中。^[17]

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，齐末已经官至秘书监、侍中、卫尉卿，梁武帝时更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后迁金紫光禄大夫，并封为醴陵伯，可谓仕途亨通。传说他在十三岁时上山砍柴，曾拾得一具貂蝉，想卖些钱供养母亲。他母亲以为这是吉兆，相信江淹将来一定能够当大官儿，所以不需要卖貂蝉，等将来儿子当了侍中再戴，后来果如其言。江淹原本诗文才华俱佳，只是戴上了这貂蝉冠之后，仕途的荣耀吞噬了他的才思，从此再没有了惊人的诗文，落得一个“江郎才尽”的名声。貂蝉冠能给人带来头上的光环，也能泯灭人内心的才华。梁人朱异也有一段相似的经历，据说他在升迁中书郎时正值秋天，在行拜官礼时，一只蝉飞来正好落在他的笼冠上，人们都说他将来能够戴上貂蝉冠，后来果然位及侍中、散骑常侍之职。尽管这些都属小说家者言，但却为历史上的貂蝉冠，平添了些许华彩与魅力。

世上有爱貂蝉冠者，自然也会有人不太把它当回事。一个人虽位至宰辅之职而能平淡待之者，当然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肚量。

《晋书》曰：阮孚字遥集，为安东府参军，蓬发饮酒，不以王务婴心。后拜散骑常侍，性既嗜酒，常（尝）以金貂换酒，为所司所弹，帝宥之。^[4]

《南齐书》卷二十九：（周）盘龙表年老才弱，不可镇边，求解职，见许，还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世祖戏之曰：“卿着貂蝉，何如兜鍪？”盘龙曰：“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。”^[10]

阮孚是阮咸的儿子。自阮籍、阮咸在世之时起，阮氏家族便以宅心玄远著称。他们深知司马氏是以杀戮名士而君临天下，故深得老庄之学韬光养晦、避祸趋吉之旨。阮孚在元帝司马睿时已官至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明帝司马绍时迁为侍中，得服貂蝉之冠。为了表明自己不贪恋权位，曾经以嗜酒缺钱为名，用笼冠上的貂蝉去换酒喝。有司弹劾他违背礼法，元帝则宽以囿之。如果说阮孚没钱买酒，谁也不信；说他装疯卖傻，这才是真。否则，在东晋初年的乱局中，要想保全身家性命都很难，更不用说像阮孚那样历事三帝，位及貂蝉之职了。

南朝齐人周盘龙，一生屡立战功，晚年回京任职，为武帝萧贖封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首服貂蝉冠。齐武帝和他开玩笑说：“头戴貂蝉冠，和头戴兜鍪比起来

怎么样呀？”兜鍪即头盔，也就是所谓胄，是武将临阵杀敌时的戎装。而貂蝉冠为内侍所服，内侍是皇帝身边的重臣。皇帝身边的亲信，通常要比成边的武将更有地位。武帝的意思是，自己没有亏待有功之臣。周盘龙的回答看似随意，却又十分巧妙，意思是，这貂蝉冠是他在战场上拼杀立功的奖赏，问心无愧。君臣的一问一答，包含了诸多人生的感慨与历史的沧桑。

在汉魏南北朝时期，貂蝉冠寄托了太多个人与历史的情怀。同时又有后人在貂蝉冠基础上演绎而出的美人貂蝉，更增加了貂蝉冠的情感魅力。无论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名叫貂蝉的丽质女子，她和貂蝉冠都有着某种扯不断的关系，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思与美好想象。

注释：

① 笔者按：晋室设女尚书且佩戴貂蝉，并非始自何皇后，此事自武帝司马炎时已有。《晋书·礼上》记载皇后行蚕礼云：“武帝太康六年……蚕将生，择吉日，皇后著十二笄步摇，依汉魏故事……女尚书着貂蝉佩玺陪乘，载筐钩。”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(明)臧晋叔.元曲选[M].中华书局,1989:1551.
- [2] (晋)陈寿.三国志[M].中华书局,1998:219.
- [3] (清)梁章巨.浪迹续谈[M].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3:110.
- [4] (宋)李昉等.太平御览[M].中华书局,1998:3069.3070.
- [5] (唐)房玄龄.晋书[M].中华书局,1974:767-768.
- [6]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:235.
- [7] (梁)萧统.文选[M].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3:535.
- [8] (梁)沈约.宋书[M].中华书局,2006:503.
- [9] (宋)范晔.后汉书[M].中华书局,1973:1472.
- [10] (梁)萧子显.南齐书[M].中华书局,2007:342.545.
- [11] 黎瑶渤.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[J].文物,1973(3):406-425.
- [12] 马世长.敦煌晋墓[J].考古,1974(3):191-199.
- [13] 六朝家族墓地考古有重大收获[N].中国文物报,1999-1-17.
- [14] 李文.金冠饰(东晋)[J].南京大学学报,2010(5):F0002.
- [15] 南京市博物馆.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[J].考古,2008(6):3-25.
- [16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临沂市文化局.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[J].文物,2005(7):4:37.
- [17] (唐)李延寿.南史.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:592.598. 1451-1451.1515-1516.
- [18] (唐)李延寿.北史.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:380.661.

(收稿日期:2012年10月17日)